為宗乃肇郭孫最隗舟泰根枝孔繁汾陽始華郭世
乃尊及此河間修潔克武令德不輜是生恂父三英
既敷處士克宇彼克云何非幹厥盡郭德樂文追我
鼻祖子孫振振惟鏗孔新昌宗亢始惟郭之珍既珍
我郭心遐弗康卜云鴻固惟公是藏公福孔茂保艾
尔後世萬彌章我銘在右

對山集卷之四十三

康對山先生集卷之四十三

墓志

劉母恭人高氏墓志銘

恭人中部人萊陽知縣高東第二女也中部[illegible]望族
者恒曰劉高然萊陽君與劉氏生員君準同遊中部
學氣誼甚厚遂相與約為婚姻故以恭人妻生員君
子封彰德知府焉當其配時生員君已逝以[illegible]祈夫
人再適鄜州王氏封君以四歲遺孤折夫人保育至
成立始克還中部及還則家事已狼狽遂求為縣吏
云時鄜州王叟亦故折夫人復來依封君恭人左右

奉養曲盡孝道折夫人喜曰婦如此我無以報婦願婦多賢子孫勿若吾兒孤也天順甲申封君吏滿上京師恭人從之紡績易米以為食者凡十年後封君為保安州洗馬林倉大使為亳縣義門巡檢凡百家事由恭人頗致饒裕矣恭人性嚴正有法所生男子皆教導以禮故皆成名人聞於世云左僉都御史聰者恭人中子也曩嘗告予曰聰實不肖凡聰有今日皆老母力曩聰從家君居京師就學衢舍中方甚貧約母手自勤苦得少貲即以助學費一日母從下馬牌過見珠冠霞帔者問家君曰此命婦非貴人妻則貴人母母因指聰曰若能為我辦耶以此聰益奮志向學後為鄉縣學生自謂科第可立致及試甲午不第少驕怠矣則或有所閒肆母聞輒杖之聰性喜奕棋嘗與寇生奕母至杖背罵曰秀才事是如此幹寇生感悟與聰俱力學後寇生學亦底成曰此固劉母之賜也母善料能審家事大小無有不中者甲辰乙巳歲大凶人相食父子不相顧母與家君言今日不但子姓雖奴僕工作皆要保全一僕有私財者欲出自居母曰爾所蓄不能當此年輕去恐不免餓死不聽卒餓死聰舉丁未進士弘治己酉除太平推官時

家君已在毫未幾家君官滿過太平母再留二年朝夕惟以明刑毋罔為戒後有
命封家君太平推官母孺人矣又後以聰知彰德又封家君彰德知府母恭人安享祿養者二十餘年益豐備矣乃益儉約戒諭如貧賤時云一時縉紳大夫聞者莫不歎息敬服傳母之能教也予往過彰德與王子敬夫蓋親見之敬夫曰有此母安得無此子孫敬夫者前翰林檢討九思也知人能論故予記其語如此云此可以徵恭人德容之盛矣今年甲戌三月丙子無病卒於家生宣德丁未二月丙寅壽蓋八十八云男子三人玖早卒聰官如前璋順天舉人女子一人鄜州王舉妻孫男子十二人伸縣學生儀偉國學生玫出佐辛未進士戶部主事儼國學生侃舉人倌縣學生仁舉人聰出往縣學生价倬儒璋出孫女子八人嫁者三人宋溥張元傑馬鏞其壻也皆士人妻聘者三人宋氏與洛川王氏鄜州學生王文綸氏其二尚幼未聘曾孫男子九人曾孫女子七人其子孫統四十人云於乎此豈世嘗有也某年某月某日葬新河口梨園村鍘子坪新塋都憲公以狀來請予銘其墓石銘曰　坪之廣兮可以藏德坪之潤兮可

以延澤乾向巽兮剛柔節子孫世萬兮惟坪斯宅靈爾康兮永無極

將仕郎河南南陽府學教授封翰林院檢討徵仕郎王先生墓志銘

夫賢人長者流風餘韻可以敦薄俗起頑懦當道衰文弊之日其抹正開誘至不小也然往往莫之能及故禮義廢絀維常不張君子有憂焉海於是述王先生之行而納諸其墓王先生者鄠人也諱儒字交宗其先河南人仕高陵遂家不去子孫乃為高陵人今有諱元亨者墓在高陵或即始來者與其子孫皆不可考人第稱于大使家墓云元亨以後有三人繼祖繼容繼先然莫能詳所出元季兵起繼容繼先由秦嶺東行出關避兵而繼祖携妻子渡渭入鄠匿居終南山中至

明興始徙鄠城北街故子孫遂世世居鄠焉繼祖生克誠克誠生敬仁敬仁生琰讀書起家仕為大寧長清知縣以廉直顯名卒於官生子鉉寛厚博大鄠人稱長者受高年爵年八十一卒配李氏生三子其長為先生先生隆準奇顴烱目廣輔而背厚若負進退居止非禮不行年十五遊學山東於布衣蘇先生授

蔡氏尚書三年盡得其學歸為鄢學諸生成化辛卯
舉陝西鄉試試禮部不第慨然憤曰吾長清公之元
孫也昔長清公英英烈烈莫能舉進士盖嘗命子曰
是在爾小子矣今不舉異日何以報地下再試戊戌
不第以乙榜遂為保寧巴縣學教諭於是仰天歎曰
嗟乎志士若是矣其命也夫其命也夫至巴品第材
質以為教其子弟皆興行踴躍巴素尠科目至是連
舉三人焉弘治己酉復任祥符學教諭其教一視巴
無損益居七年遷南陽府學教授教授三年以外艱
歸遂不復仕云先生始仕巴時欲奉父母入蜀就養

李夫人以道險弗往止奉高年公往居一年高年公
還歲時伏臘及父母旦日未嘗不東嚮泣拜甲辰關
內大旱人相食先生以俸金予仲弟歸養父母召其
宗族可來食者三十人於巴又推其餘令鄰里已之
巴者貿易為食已雖益困則益休然樂也在祥符日
謂去鄠逾近可奉親來養乃數上書高年公弗許欲
罷歸去高年公又不許故思慮浸淫至髮盡白及聞
高年公喪痛恨擊面若不欲更生也故既葬高年公
事李夫人終身不易焉此其誠孝懇至者為何如也
海曩遊京師見先生之門人皆深服先生之教嚴毅

切至有古人循循之益各言其與先生送時眷戀之事猶泣下沾臆其浹洽於人心者若此也此豈區區聲音笑貌可至邪弘治甲子予拜先生於鄠時先生已受封為檢討當母李夫人之喪悴悴蹙蹙不得聞其言論前年壬申予再如鄠拜先生望之休休乎其容洋洋乎其度也接其言淵乎其深粹乎其理也曰此有道者古伏生戴公董生之流也乃吾身親見之乎宜其子孫彬彬然執禮而好義勤問而尚賢此其初有然矣踰年而先生卒盖癸酉冬十月某日也先生雖嚴以自治而天性溫厚未嘗無所容中情澹然

母以富貴利祿少動諸子科第相接聲望相踵天下識與不識莫不欣豔仰慕而先生如有所弗聞者居鄉日與故舊置酒高會洋洋而樂盖有廣受之風焉配夫人劉氏封孺人生四男子長九思以庶吉士任翰林檢討文名才行聞於時為

上經筵講官纂修

孝宗實録成劉瑾用事同翰林諸公以未習時務出轉吏部主事遷員外郎郎中瑾下獄言者以有罪劾謫壽州同知會天變言者又劾

詔以同知致仕歸次九叙甲子舉人九皐義官九峯

戊辰進士河南道監察御史孫男子五人瀛癸酉舉人潭沐渭渼孫女子八人已嫁者二人鄠學生楊顯盩厔學生徐永圖婿也餘與曾孫女一人俱幼未聘九年月日葬鄠北六老菴之原先塋九思語予曰曩九思罷壽州會盜起不得行先君賜書開導以理唯九思有所惰也及歸值舍弟九峯以病得告先君見九思來甚喜慰九思日率諸弟以奉先君之歡雖即已病先君中無以慰也乃再踰年先君卒矣其慟盍何可言矣完德厚行閭巷固宜有之亦奚必尊官盛位然莫能一二數者蓋利慾所灼鮮有弗化者斯賢人君子世固所愛慕焉先君之行盍可以睹矣其賜九思書曰盍聞婁非之纔詩人歎息流言之興聖人懼焉此天下古今萬世共聞睹也故曰衆口鑠金積毀消骨此非過語也其有見而言之也夫古之君子竭忠其主非有所不盡也修身慎行其越人非不多也然卒以罹於讒是故屈原放而離騷與其辭悲婉憤厲讀之風風焉使人心悲泣下而小子何為哉古曰弭謗莫如自修此吾所嘗奉教於君子天地月日巍乎煥然仰而觀之俯而察之求無媿於斯斯已矣而又何惑焉夫賢者以一世之紬成百世之名其

道固有然矣小子將何為哉其言理直而指明義精而引長若此故予得以著於篇詔後世焉銘曰　王氏之始爰自姬周平王既東是有中丘乃及高陵三緒維承伯也克武復茲鎬京長清烈烈於宗有赫廉直顯名何政弗格高年篤孝是生南陽光祖顯禰彝倫以昌仕不盍德爰及諸子海宇有聲光被元始理茂本隆流長德厚若彼榮木何發不秀南山巖巖玄堂閟閟萬世斯安我銘是眎

有明詩人邵晉夫墓志銘

世有懿寶天既畀之於人又靳而藏之豈天無意於斯世邪抑局於其數雖天亦莫之何也予於邵晉夫之卒未嘗不歎天道之難忱焉夫福善而禍淫天之道也晉夫瑰奇靈異之才少年登高第矣乃今覬覦者資之為奇貨卒陷於晦塞不得施才於國家乃又使之不幸而死所謂靳而藏之非邪予將誌晉夫墓石而歎天道之難忱如此於乎天誠何心哉欲我懿寶俾之不究其事不永其年又孰為而來又孰為而歸於乎天誠何心哉晉夫諱昇上世盖涇陽人也四世祖克禮始徙居鳳翔普潤里子孫世為鳳翔人正德末又更為朝陽里克禮生庭庭生賢賢生泰仕為

雲南馬龍驛丞配傅氏生晉夫父戶部員外郎伯宗
配宜人沈氏生晉夫洎弟恒夫暴并三妹焉弘治癸
亥冬予得告奉先太安人歸武功道經靈寶戶部公
時滿靈寶教諭予往訪戶部公則出晉夫之作示予
時晉夫方十三歲也雖英氣逼人而進退爾雅畧無
嬉容予甚器之後四年丁卯果中陝西鄉試第一明
年會試禮部既下第會太監劉瑾為其姪求婚曰吾
女必得名士大夫爭以福建戴大賓洎晉夫薦瑾曰
吾關中人所婚惟邵生乃可卒以晉夫壻焉晉夫鄭
躅呼天百計求免弗得乃克自樹立畧不與一人通

終日閉戶拊膺讀書而已後瑾伏誅
天子以晉夫無所預事赦為編民關中縉紳大夫莫
不重以為寃而晉夫洋洋粹粹曾無少動於中險夷
不改寵辱不形厥覿淵矣辛未戶部公卒晉夫哭泣
之哀雖及終制一如始喪事沈宜人無所不盡其極日
日俟俟顏色稍有不悅則憂形於色霽而後已孔子
曰色難若晉夫非其人邪往歲予道過鳳翔晉夫數
與予言皆殊有造詣予方以為斯文之幸乃後十餘
年沈宜人卒而晉夫哀傷成疾治葬舉事小大靡不
自為憂勞為嘗壯夫且難況晉夫乎嘉靖甲午七月

十七日壬午不起矣由生弘治辛亥十一月四日丙子享年四十又四爾於乎傷哉予每以晉夫清癯簡靜後當長年乃若此聞訃之日行道悲痛況所重乎晉夫讀書過目不忘而精義畢會渼陂先生謂予曰邇會晉夫超詣若彼近之學者誠鮮其人盖學不自得則矜肆作而實德荒與晉夫不相侔也若劉元勳畢汝勤秦藩張璦曹士奇與杲皆西土之名士也莫不咸感晉夫造就之力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言有豈弟之德乃能作人也所配淡氏無子沈宜人為置二妾亦無子乃以党氏妹之子延禎為後又養表兄沈氏之女適朱本素於乎傷哉晉夫平日所著有文章若干篇詩若干首小大樂府若干闋詩大旨春秋會義大學衍義隨錄及補遺十七史抄節詩評日紀若干卷晉夫亦可以不死矣明年乙未正月二十一日壬午將葬栢林門先塋從戶部公之兆予悲晉夫之生晦塞於昌時而流光於來世其弟能稱述潛德如有不及則天道亦難謂其終於無知也為之銘曰維彼雍州名山大川毓靈發祥古多哲人奕世是光奄及有

明晉夫以生其履不忒赫赫厥名敓於庶佞其直如

繩考德究業萬夫之特靈耀弗常至道每嗇喪此懿
寶維世之索轢轢其輪灼灼其文近覿若蹇後聞則
芬栢林之凹云從先人陵谷可易茲封不磷後賢諦
止為有
明詩人邵晉夫之墳

奉議大夫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致仕劉君墓
志銘

君諱汝靖字安之其先登城人也有為萬戶侯者不
知幾世祖遷來居渭南故世為渭南人高祖敬祖生
儀

國初舉賢良為閬中簿生子鎬鎬生隆字文盛景泰
庚午舉人官至濟寧知州配宜人任氏生君與兄汝
寧而君少有異質見者莫不以為奇君益危襟正色
無所動成化乙酉濟寧公命從士人王寵受小學即知
洒掃應對之節濟寧公以為可教也遂盡從寵所學
比濟寧公罷歸渭南臨川伍先生至奇之以為渭南
縣諸生明年考渭南諸生則考君置第一補廩膳由
是君騰聲關輔間一時藩臬鉅公過皆求試之故聲
益揚關輔士皆固以為不如君也曩予見吏部尚書
許公言為御史時嘗以喜雨及明皇幾致刑措二論

試君甚嘉此盖其實事云然兩試甲午丁酉皆不利
後浮梁戴先生來提學重以君文為奇謂君必首舉
鄉試明年庚子果中高等會試又屢不利乃思卒業太
學益為瓊臺丘先生京口費先生所稱許而又屢不
利故至弘治癸丑始舉進士猶有例得依親君歸甫
三月以為母任夫人既不幸卒當求事濟寧公而濟
寧公忽遘疾不起君哀毀踰禮聞者莫不傷之丙辰
冬十月拜工部營繕司主事督修通州倉廠兼收放
張家灣磚廠料而二廠皆有中貴人兼轄十六衛官
又習近京畿驕縱有素君居三年無敢梗者此固處

有其道云爾予舊見邃庵先生通州改建磚廠記言
君以舊廠去河五六里舟不能達磚至又顧車轉般
每萬計費八十兩天下財力取之不遺錙銖而蒞事
者則每制於法比牽於毀譽安常習怠以為通患其
有能深慮却顧為斯人圖便安者盖寡矣磚自始陶
至輸所費已不貲又至轉般之苦萬磚所用猶可當
中人之產萬萬計之當若何以歲繼歲積而計之當
若何予固以為名言夫士以牽於毀譽不為其當為
者何可勝道君之所為與邃菴之所道安得使天下
人人見之庶幾乎可以興懦而起武使民恒得錙銖

之寛豈不快邪此後君轉都水主事奉命視荆州抽分滌弊正理毋所易借事竣價倍往昔戸部尚書以為廉直焉尋陞營繕司員外郎命修　秦簡王園餙以禮裁抑使其國弗軼往度其昌言正誼詳見家傳中今聞之尚凛凛云遷擢督神木五廠尋又陞虞衡郎中提督盔甲廠未幾繼母史夫人卒君以憂歸免喪也為緝事者言收繫錦衣獄正德丁卯五月獄成

詔免為庶人堇既誅始復虞衡郎中致仕徜徉為樂纔八年爾而又痿痺不興明年乙亥夏四月庚戌卒矣生天順丁丑二月日春秋五十又九配王氏德宜於君君病以藥弗效割股進之得少甦及卒之前日又割以進人莫不歎其難然事雖不經亦可以見公所以處乎其内者有道也生男子四人女子一人皆早死惟時勉一人存生有二女子六月庚午將葬君辛市先塋之次時勉以狀來請銘云為君所遺命於乎君英毅豪爽之氣由今觀之蓋寥乎無儔然亦止如是豈非斯人之不幸彼僥倖汚穢乖刺不道者方且指而議之謂君為愚而其分何但堅白水火不相侔也而安知君之云何語曰富貴不餙淫威武不能

屈此之謂大丈夫此可以喻君矣君篤義樂善能急
人之難渭南安生程生與長安趙生皆客死太學不
能歸君為置棺歸之至於成事此貴人所易忽忘故
吾猶及之是以使人瞷君之細矣甲戌冬暮予如渭
南訪君望君顏色雖病猶如渥丹聽其言論[illegible]古今之
際道術之指纖細曲盡益喜望君無恙乃歸而求諸
已病者歷百數十人始得異方亟以寄君則先吾方
三日逝矣豈非數之所定非人之能移哉於乎傷哉
銘曰　士自始仕皆礪靡懈中既染淆元素乃憝君
窮益嚴況彼方泰世之嘵嘵永惟斯賴君胡脩歸使我心

瘠渭水湯湯玄堂噲噲我銘在茲世萬其禬

陝西庚午舉人東墅王君墓志銘

君諱應麒字夢祥別號東墅居士家世安定人也曾
祖某祖某父某起家辛丑進士開封知府盛德善政
至今人誦之配淑人張氏生君少有奇志中庚午舉
人高等累試禮部不利故人相厚者勸之選不從曰
吾何若棲遲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嘉靖
丙申三月六日以疾卒於家由生成化己亥月日春
秋蓋五十有八云於乎天生英邁之才於君乃不逮
其施設於世而遽奪之非數也邪君娶興平閻氏故

順天尹警菴先生之孫贈刑部郎中鴻臚序班公之子於予為表妹生男子二人德光壬午舉人德華縣學生女三人長嫁醫官盧淳次聘監生暢懷季嫁秦安學生侯同孫男一震奇德華出孫女二幼未許聘德光出側室某氏生一女先是君弟應魁有疾君迎醫視之有魏醫者低昂其病態君曰若能生吾弟有女當妻君子以報君以後魏醫死家道貧屢君遣人賙恤之曰吾壻家也女死君道遇許嫁之子問已娶否曰家貧未能君厚遺助婚焉其篤愛於弟有如是者其致酒致蠏之事具在家傳物雖微而心之無所

不至古之人誠所未見也予嘗以為君孝友之心出於天性張淑人病心痛君以首觸地流血被面籲天求代痛遂愈事其母之姊如事母疾苦滲髓無不與致開封公先守懷慶時石都御史栢齋何公為諸生公能識其才猷以國士之禮遇之謂君曰此公文武之才將相之業古人無與並者可師事之而君不知於予厚也及數道其為人夫可以知君之志矣開封公與張淑人之卒君俱哀毀踰禮弔者無弗稱焉繼述之事凡可為者殫厥心思為之幼好奕開封公弗悅也即終身不復奕琴劍射御不待有傳各臻其妙

穎異之資無所不貫又如此予每與君語謂君才無所不可顧世之用否何如爾乃賫志以沒嗟乎傷哉今年十二月某日德光等將葬君開封公之域從先人也來請銘於予姑舉其大者於篇以詔來世銘曰天畀懿寶其施不逮二子振振秦隴之邁嗇諸其躬厥後斯大百千萬年其馨未艾壽考不終唯予之慨銘以告哀君子慎愛

明故中憲大夫四川按察司副使東公封太恭人薛氏合葬墓志銘

公諱思忠字進伯上世華昌人也高祖良惠以總管守商州值紅巾亂令二子挈家居華州一居朝邑曰吾受土地於國義當死守汝等往茲樂土慎哉毋以忘予先人之孝矣於是二子如命以往而總管公竟死於官今華與朝邑其子孫各繁衍興盛至有數百人云衣冠詩書蔚為關中華胄非天所以報其忠邪居華者諱德名至華則辨土省藝為家人業不數年即饒裕富有見諸貧乏者及婚喪者輒賙恤資助之華人咸喜以為鄉有長者可廕庇已也生子有昇慱學篤志得深履固為州學生學者咸敬畏焉其率履正俗之事鄉人化之如葵黜浮圖循家禮其風肆然

今弗衰也後以貢為商河丞仁以撫民介以律已民至今有遺思可謂達不離道者矣初配郭氏為兵部侍郎華陰公良長子郭公在太祖太宗朝極有勲德與先尚書公同時云郭公蓋有二女慎於得壻郭公見商河公奇之遂以女妻商河公生子思孝輙卒郭公乃又以次女配商河公生公與其弟考功員外思誠兵科給事中思恭凡奇男子三人云公生而岐嶷少而頴悟十二從商河公遊太學每祝則齋潔入廟几俎豆樂舞之屬莫不備問而具識之退而日禮云樂云固如此其所用心豈尋常能測哉讀書為文雖長老莫不畏避西歸時已值弱冠徙遷為州學生以書經中天順壬午鄉試成化丙戌登羅倫榜進士拜刑部河南司主事剖斷明決不避權要三載考績於是封商河公為刑部主事而郭為安人焉尋轉雲南司員外郎郎中考最進階奉議大夫而商河公贈部中郭安人封太宜矣恩數頻仍雖國恒典而遇者每艱此亦足以占商河公與太宜人之賢而公之孝道顯明乎於天而獲於人者誠不可誣也吁盛矣哉被

命審録畿内刑獄平反為多悉有所畏寃有所白今

其子孫衆庶而樹立卓犖豈非天所以報其忠如是哉公居刑部以端正自居因情亮事曾未一用慘酷刑具而犯者自不能不以隱曲備對嘗曰獄有微旨非敲朴所能致也每於招稿面題曰得情勿喜及擬案正法則又曰罪疑惟輕一時危疑之獄皆以公為決於是吏部兩薦公為府丞不報遂轉四川按察司副使整飭松潘兵備璽書曰番賊出沒聽爾相機勦殺軍民利病聽從便處置公至立約束謹烽燧內修政事外樹兵威諸番部落畏威懷德不敢侵邊然松潘孤寓萬山而諸番部曲環列蝟輳中留一綫之路

為轉輸往來斗米之價每銀數兩方辦故布政司計邊輙數倍他邊而主藏之吏或多為伸縮侵盜監司在彼又以荒服俗弊因循罔稽由是吏奸民苦日甚一日公於是苦心勞意滌弊正法倉庾之積陳陳相因矣又嚴減尅之禁正私鬻罰茶馬有序釁不生士有飽食官息科斂蜀方之兵駸駸生氣焉公又於大石佛嘴鑿山開路以便轉輸人至今宜之成化甲辰惡匪族逆命公出軍勦之直抵巢穴斬首四十餘級捷

上賜公白金彩幣乙巳小寨番竊發公又出軍勦之

斬首三十餘級所獲軍器頭畜無筭臣此士卒之功也悉以賞之捷

上又賜如前於是軍威大振諸部矢心歸順其酋長及朔望輙來稟受約束蜀中士民倚公為西北長城矣是歲十有一月八日公以疾卒於官距其生正統辛酉享年纔四十五爾嗚呼惜哉

國有懿寶倏焉奪之將誰是尤有蔡軒漫興録樂我軒稿藏於家配太恭人薛氏華族之子也太恭人初以公貴封為宜人後用子魯貴加有今封稱太恭人云太恭人有女德并年歸公孝姑敬夫曲同內則公夜讀書則侍立門外至夜分而入五鼓乃興具燈火又侍立門外及具供盥櫛衣公往學始粧洗更衣問安親所始終恭慎寒暑罔違郭太宜人性甚嚴重以太恭人為難能比太宜人卒中憲公兄弟相繼淪謝喪禮一太恭人為之名士達人或所不見二叔二姑幼時澣紉飲食先用咸備曰毋令姑苦心勞意也兩姑已嫁太宜人恒憂其難太恭人與之處之令二壻從事省府役各為小官太宜人歡心焉方公卒時有子五人獨周為弱冠餘尚幼也太恭人撫孤奉柩能返於萬里絶塞之間不亦難乎襄事之際有哀戚有禮

度遠近稱誦已即治家教子曰周汝理家以足口食以翊諸弟曰魯漢郊野汝讀書以承先人之德毋遊以曠日毋惰以忝志於是各相奮迅俱有成立太恭人督率益嚴而諸婦紡織之聲達於閭巷矣後周助邊為散官魯已酉舉人累官至兵部郎中漢戊午舉人由戶部郎中累官南昌知府長蘆運使郊辛未進士浙江道監察御史野壬戌進士刑部福建司主事賢能之聲氷鑑之操皆名於世人人自以為莫及云孫男子十有五人驛丞曉國子生曙及暘時四人者周之子也國子生元州學生允及亢克銑五人者魯之子也州學生棨與璪棐三人者漢之子也州學生旭與冕二人者郊之子也國子生順壽一人者野之子也曾孫男子二十人紹芳繼芳續芳群芳重芳承芳濟芳國泰國安國平國定國正國寶國治國良國士國玉損折聯芳而繼芳亦為州學生玄孫男子二人煥燧其孫女子與曾玄孫女子又十有六人云苗裔之盛文采之美關西名家莫可與京公與太恭人一人之身所有若此是以為尤難也於戲盛哉公之五子皆與海友善患難相濟德業相規今近四十年如一日也嘉靖辛卯十月二十四日太恭人卒距其

生正統丙寅二月六日享年八十有六明年二月辛
巳將與公合葬御史郊具狀徒跣走赴海謂海當銘
公與太恭人之墓石然公之名德海聞之長老久矣
固忻其興盛宜如是也至太恭人則數見親拜之嚴
毅恭儉孟陶之母或不多讓昔殷周以婦人開國而
東氏以母道致盛關雎所稱豈虛語哉公負才秉德
剔歷中外雖年不逮用而享不稱德遺之孫子愈遠
愈盛謂天道無知邪是亦可以示法於後世為有官
者之勸矣為之銘曰　惟彼東氏世有哲人克配明
后德芳而伏以竢厥後中憲開緒奄有考功洎於給
事東宗是崇三鳳並起赫赫窿窿又留罔究以貽諸
子惟太恭人克戡厥事立方示程其興旆旆克家裕
屯有周若志郎中孔武戎事允拓運使克孝履躬罔
訛守郡既宜可鹺益焯御史㮚㮚氷鑑是嚴摧姦摘
伏福此江南中使垂首彌詔反封翊我
皇度如日麗中主事早卒才美行敦大用弗盡以貽
後昆惟公之德克契於天子孫振振厥宗用延合葬
於華神靈允安刻此銘石胡不萬年

明故中憲大夫河南開封府知府王公配宜
人張氏合葬墓志銘

公諱瓚字宗器上世祥符人也始祖思義隱德不仕
元季兵亂棄家徙蜀歷徽州居臨鞏間謂西土莫若
適渭地僻耕牧便也於是遂居通渭而子孫遂為通
渭人云思義生信之信之生真配王氏至真蓋日盛
矣真生孝義孝義生億億生思恭有奇操悅詩書談
論之事鄉人敬愛之配張氏生公後封工部員外郎
治宜人云初張宜人娠公時夢日墮懷中瀕產封君
又夢偉男子修髯丹頰綠衣而前曰旦起看生好子
已而生公蓋正統戊辰五月十三日也公生十三為
縣學弟子十七彼試深為臨川伍公所賞歎曰勉哉
當為關中豪傑無但科第也成化甲午年二十七舉
鄉試高第至辛丑第進士甲辰授工部虞衡主事丙
午課稅荊州有平政人至今稱之丁未陞本部員外
郎弘治己酉
上數以水災命中使李瑾同工部踏勘溝渠工部以
公往瑾恥與員外同乃以白頭帖子追部侍郎楊理
及錦衣衛指揮劉剛二人亟趨赴追公憤然上書畧
曰侍郎大司空之貳股肱之臣也指揮近密爪牙之
司腹心之防也瑾乃召之如奴僕而二人望風奔命
若承制誥國體所係豈小小也宜付瑾公法以作理

剛之氣不報瑾執奏公騎馬不遜公復劾瑾擅弄威福漸不可長於是下公於獄尋赦出之庚戌陞本司郎中奉

勑督修

興王府興王府者即今

興獻帝也王以梁郢舊府扁處一隅不吉欲宅中央一時撫巡皆難之公獨曰王必以中央為吉即當治中央毋使事後復紛更擾民也衆悟悉從公言府既成　王來之國賜公金帛辭不受至二十往返

王聞公生日遣內使者賜黃金四十兩高麗布二櫃亦不受比事竣辭歸王復以金帛香物賜公公取香一枝焚於庭北面稽首謝曰受此足矣　王歎息久之曰郎中清苦至若此公同事有太監林索貨於諸從役者諸從役者苦之公以讓林林感謝公意悉反貨於諸從役者於是語之曰王公之直林公之改過皆不可及也初公治府時明立約束揭表要成不逸姦不勞愚均平整齊上下信服每至寒沍則不拘文移牘案直以過春掘土不硬為候毋先而曠毋後而喜言出衆去期不後時人初以公為迂至是皆重以服公又慮督工諸官更代不常必且廢事於是上書乞

以各官職名下吏兵二部或有遷轉必竢工完報爾後鎮遠侯以征勦調都指揮彭英英輙往調公劾譴之由是湖廣諸公皆憚畏公無敢擅動督工官者公在安陸五年役者氣相欝蒸薦時作公為置藥予之所活不可勝紀人親之如父母洎公去乃為立生祠報焉弘治丙辰陞懷慶知府其政一以魯齋先生為則因時損益務在宜民故民熙然從也戊午有內艱歸已即其家復除開封至開封其政一如懷慶而剛嚴過之盖郡附藩省多侮法者故開封人歌曰包公後王明府嚴如父慈如母不可犯良可慕未幾復有

外艱承訃即行及葬時以先時霖雨浹旬道上水積尺餘冬寒皆氷公以疎惡麻屨走氷上故及墓嗽甚不能言竟臥病百餘日而卒此弘治甲子二月二十五日也春秋凡五十又七配宜人張氏亦通渭人慷慨君子張孟宗女也昔公幼時封君摩頂語曰吾鄉有趙尚書然非進士也或謂吾鄉風土不當有進士此正謾語爾既大宜力學必進士宜人歸公後日夜勸公學少有怠曰此舅志不可負及公舉鄉試人皆謂宜人喜宜人曰舅志未償安可言喜公既舉進士宜人喜曰舅志斯可償矣李瑾之禍宜人至欲擊登聞

鼓訟寃此其氣凛然有烈丈夫之風寶鷄白御史鸞
與公善其孺人某與宜人亦相愛白孺人病耳死以
幼子珝及女托宜人曲為撫育令珝與其子同學五
年然後去珝今已舉進士為叙州知府也宜人善琴
公側室盧氏淑婉有度宜人愛之嘗坐而鼓琴盧氏
病死宜人哭甚哀為之毀琴此其和樂弗妬方之古
人則姜姒之流矣嘉靖甲申九月三十日以病卒生
正統戊辰五月三十日春秋七十又七生男子二人
應麒應槐女二人長嫁隴西何鸞次早歿應麒正德
午舉人娶表叔鴻臚公中女生子德光嘉靖壬
午舉人德華方學進士業而三女皆歸聘良族應槐
讀書習禮事家人業娶某氏生二女聘許一如麒女
明年月日應麒舉宜人與公合葬某山之陽遣德光
來出按察副使歙湖馬君應祥所撰行狀謂海在親
未當銘公之墓石昔歙湖與予言公之盛德若不容
口蓋歙湖先為河内令時公為知府告誨之勤愛念
之篤畧邊幅崇理道若無知其孰為守孰為令者此
其意度可與淺薄輩語邪狀稱公方面修髯氣蓋世
事至輒為畧無顧惜至於上下職分之節則恪守不
踰天性嫉惡在郎署時鄰有毆其母者公收笞之幾

死後遂化為孝子與士大夫接初出腹心又鑒識若
神方在荊州國子祭酒景陵魯振之尚為諸生公試
得其文曰勗哉會元可得也在懷慶得今大理少卿
何粹夫之文觀之曰是何止解元者超世之心聖賢
之徒也後皆如其言云公公孝友天成為諸生時虜大
入寇弟瑜出莫知所在公中夜縋城而下五十里外
闌問求之竟得弟以還封君病齒三日不食公亦三
日不食居喪居官哀慟之誠思念之篤世所未有誠
所謂全德之英振古之豪傑也公於文章無所弗善
而尤躭於詩有中林集一卷藏於家中林者公之自

號故公所以名集焉爾銘曰　通渭巖巖倬唯王氏
思義孔武古道是肆相士攸宜以畀孫子挈圖囊璠
厥旨孰契迄及真祖我宗益恢享長履深何福不來
三世之後封君是培其培維何從以令子篤生我公
於昭其美岐嶷知學宏志焉倚開後亢宗衣冠斯始
執行罔愆稱帝任使崇義顧名宜躬率履涅之弗緇
摧之豈悔兩守大邦德音孔溼操矩建規厥民用作
頌聲載揚生祠允碩賁孝以終世將焉托公志雖傷
子孫則肖科第翩翩奕葉是效西隴之原宜人同兆
世萬永光維公之傚我銘在石聿追來孝